續藏書

續藏書卷一目録

續藏書卷一目録終

續藏書卷一

臣李贄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武未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晚非伊尹則决不能免於太甲之顚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汙吏之虐

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而樂爲之死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國諸臣總叙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死事者之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則知當時死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劍之提伽藍神前一珓之卜而已嗚呼兵力

單弱孑與非夫耿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擒士誠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況正統十年之前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益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者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將賈魯死、圍解、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入城、達少上一歲、上首得達、專任之、旣而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爲所制、上察知其不可爲、乃白郭南略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略

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　上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　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合肥人吳復性沉鷙寡笑言勇略過人聞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　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興先登破寨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如飛　上以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

正妃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 上憐其孤屬 高皇后撫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虹縣胡大海長身鐵面勇力過人來見 上於滁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鷙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茅成含山侁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 上 上悉留置麾下乙未 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

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蹴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　上至即伏謁　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桑世傑含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聞　上駐師和陽乃遣使間道納欵　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衆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

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
習迎見、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
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
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
不足平也、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
取狀、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
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衆降、上曰、吾聞汝江右
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璟、儒家子、讀書
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衆保鄉里、聞上取太平、

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　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事至於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

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至　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　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　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　上克太平時亮祖降　上賜以金幣仍舊官

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 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 上曰、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 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詢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

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咨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　上、　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已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傑難以成功　上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言破處州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　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

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宋濂浙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 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授經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

見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欵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以饒州來附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偽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上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

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之敗
歸明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
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　上知其才即
命爲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
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壬寅春　上幸
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
黃彬餘干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
立皆率衆來降　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
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

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參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上旣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多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鬬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上謂諸將曰

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令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春。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眞者。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

諭直轄所部郡縣戸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賞融李勣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加賞賚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干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壻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瞽女歸郭公、而術益售、橐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歿、而三子俱精積著、踰於郭公時、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

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壬辰羣盜蝟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與軍蒼頭畢會而　帝自皇覺寺仗劒趨濠爲門者止以爲閒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巡行縣見大驚與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　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　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

歸子興拊之如已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爲　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戇而麤日事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决自是多稱疾不與會　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宅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

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略、子輿與略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間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眞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輿出、篡而縛之、置於寨、帝適於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輿之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虜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

僭稱王而子興等爲元帥如故乃使　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　帝以三百人徃誘刼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卽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鬭彭中流矢死趙均用因倂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　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興

率其兵萬人入滁而、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譏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吏于它將、諸挺生游徼危任、乃委之、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標掠、無所以獻、高后知之、乃悉其貲裝、賂張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其而舍之、今舍朱其、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

子興爲寢會滁餞子興會諸將與謀所向帝曰獨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興畫策遂取和陽亡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食和陽帝納之子興以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覘師德崖謂帝曰若翁來我且他往於是帝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于二十里外即報軍亂遂爲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子興聞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信爲質使贖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帝故

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死子興臨終之時
兵不能當 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於 帝
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衆時 帝別將與元確戰
不能救子興之子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
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某爲都元帥天祐
爲副元帥 帝爲左副元帥時 帝將巢湖兵破蠻
子海牙渡江取太平擁衆且數十萬矣三子纍然北
面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陷于賊死
少者以失職爲不利死或曰皆 帝意子興遂絕有

一女爲　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與無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充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即位之元年、即追封爲滁陽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　詔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弇州外史曰、來儀于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眞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　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

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頽亂斬　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陳建曰滁帥乏糧王命定計　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　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以四槖駞載賞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

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開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王謂天祐等衆已陷沒

王大驚咎　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塡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　上每翌之衆欲殺使者、　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　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　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　上

總和陽兵、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　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

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亦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開國諸臣本根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禦久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爲棺衾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其後兕元降臣危素曰盍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建曰褒死所以勵生獎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況嘉其能盡力而以禮殯葬之乎我　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葢撥亂救民顯忠勸義眞帝王之師不可以矯強而至也

續藏書卷一終

續藏書卷二目録

開國名臣

附　子與孫　別見遜國名臣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洪武四年辛

姑熟郡公當塗陶先生安

附　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溢

附　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凱

附 崔亮 楊訓文

尚書詹公同

附 子詹公徽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沉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附 鮑恂 余詮 張紳 張長年 貝瓊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韶鳳

附 趙奎 王才 魯文質 陳旭 陳友

學士劉公三吾

太師蹇忠定公義 別見靖難名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別見靖難名臣

太保黄忠宣公福 別見靖難名臣

大學士解公縉 別見內閣輔臣

少保黄文簡公淮 別見內閣輔臣

韓國公李善長 洪武二十三年賜死年七十七

附 葉伯巨 鄭士利 別見孝義名臣

續藏書卷二目録終

續藏書卷二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資禀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

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惟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與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甸徵伊呂先生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為法僕以生民為念應天順人撥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功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

拱族車塵起展素蘊薀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甲辰　上卽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　上卽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肴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嘗奉　命至浙江還朝辭有所陳賜白金彩叚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華葢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

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 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報 上說賜兼金對衣當是時 上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 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 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略見世德錄云弟中

復嘗隨公待　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

鄭端簡曰、　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斆學博行淳、鄉鄙人皆向慕之、　國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　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　上大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令兼攝、杜斆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

源與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爲我朝名臣之第一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絶羣讀書過目輙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徯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

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公曰、公乃
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
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
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
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
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
當斬羈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
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
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

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
冦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
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
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公
旣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
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　太祖已下金華、定
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孫炎以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

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卽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
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一十八
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
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欵者公後至獨張目
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納欵及奔
鍾山者、　上固問討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
伏兵微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覇在此舉而言納欵
及奔何也、　上于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

敵賞酬公公辭不受時　上雖以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靑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具而黑雲漸薄囘與靑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

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亦未敢信已而靑雲黒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　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即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謄書宣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

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緜生謂士誠客遁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祟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

雖小利尚未决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决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筭尤神絶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熒惑守心羣

下皆惴惴以不上且有加僇公密奏宜下詔罪己以回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公讞滯獄甫决雨隨澍時公㝡爲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遇諸大典封賞册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討定爲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説因彈之公言李舊勲

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勳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　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叅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犁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懦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

宗請下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暱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訴公盛夏祈雨修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上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公瀕行開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

明年大封功臣、　手詔叙公勲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　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優詔答之、甞爲　上陳甌閩事、葢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捐率挾逃城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

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賭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説、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爲右丞相、上之念公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寖劇、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賜、給驛舟護歸靑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

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勤　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　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illegible][illegible]也公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　恩禮亦漸薄

人以爲中惟庸閒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　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遺疏、拜閤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

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閒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

文成不死矣

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　高帝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

之後、孫爲實嗣之、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爲嗣爵未幾、旋卽隕世、號圭裳於末裔、委礪帶于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楫、擢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李禿翁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之
顧寖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巳
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
惑于聞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
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况于生死大事也
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巳定公旣精曉天文安
有不知巳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巳死之年僅六
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文秘書以授子璉也且
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

待惟庸敗後乃可容聞至十三年　上竟誅惟庸
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
廌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
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
疏拜閤門使璉與廌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
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
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於
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
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予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予謂有文行方　上手書問天象、公條荅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巳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巳過勸　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而烏足以槩先生與、

附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

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遥見以手入胷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即言婆娘歹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麽動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蝨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之顛者舊褐腰間藏

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内、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燬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内煆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

饑色因盛殺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客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開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廿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

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众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粮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

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已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岩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

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醆子內、喫一醆、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强、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醆底有丹沙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其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其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

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曰、即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覲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録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覲、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决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娠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消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 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黃石公三畧、又明年、乞歸省、 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 太子、 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

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読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

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天下幸
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爲辨
奸録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纂　大明日曆
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
爲序上之公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叅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
事　上頓首力辭毋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
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
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

指二字 上嘗强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 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誹謗 召公問對曰彼應 詔上疏本效忠無他 上復覽疏頗有足采者 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其以膏沃

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覩　上之曲宴公
嘗歎曰純臣哉而瀕令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嗚
呼危哉斯嘆芒刺眞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
已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　朝欲以醉學士而奉
魚水此其意不過爲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
愛孫之念太殷也孫愼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
實累之矣且并累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愼能累
公也使既歸而即杜門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
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蓋公徒知溫室之樹

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爲法程七十餘歲奴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溍戊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 上每稱子充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

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升同
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廪賢
士、搜除奸宄、經理廢壞、郡得安輯、　賜黃金帶、丁未、
召議卽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
言上天以生物為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摶擊有時而
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
天生物之心息矣、洪武二年、　召修元史、為總裁官、
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
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

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蕃尋　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

意卽爲攺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决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不得已出公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駡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

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公歿之明年宜與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故官　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參政坐事被逮　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　上釋二十人與

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　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緘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徐文靖公言于　朝贈刑部尚書諡忠節與公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上召語時事公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又曰善留叅幕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升

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　上問四
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
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寛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
悅服甲辰移知饒州　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
諭民樂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
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爲遊兵晝夜巡捍公登
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
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
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公曰民爲賊脅柰何

毅之、不許、明年、入朝、 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 上嘗賜公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爲參政、 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

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定大禮 大祀禮專用公議；祫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蘄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之、賊閩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

賜金綺歸、留于存厚　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爲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溫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　上善公言、河内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璘、坐法辭連公、憂懼、　上曰、予素知溢守法、毋恐、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陛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即陛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亦不避、副臬之命、敢辭、　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巳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鄰邑遂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即斬惟淵以狥溫州平請朝 京師 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即召卿浙西諸郡平乃 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

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　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　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為

惟師禮官失議、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原、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 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信不可、 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最善處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殭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岷山、走京師見 上、授處州衛指

揮副使戊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丧母哀毁疾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死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諡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沉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吏繹騷、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鄙廓蒙、學者歸嚮、嘗侍 上爲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 上幸學、博士龔斆執經、祭酒吳顒進講、 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文、立碑太學、是冬

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　上聞之爲文警誡曰脇者協也脇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功人主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顯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上簡用公特與敕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鐫礪不遺餘力寢食學廡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上親御制詞褒公公嘗應　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　上嘉納公病　遣中使諭猶

禀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 命繪公像甚肖、 上喜、吏部尚書余熂不喜公、以事逐公去、 上怒誅熂、已念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 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葬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 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

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　朝廷以
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
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攺廢訥學規令
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謗師
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公文
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　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　上手勑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勑致仕十四年　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　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　上爲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

捄逌避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禿翁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　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擢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於清宮左　上曰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葉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

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　聖旨及時政係會要編類爲書　上從之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　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　上問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

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滁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元年徵爲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　上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　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也吳元年　諭公曰國史貴直筆

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也乎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　嘗諭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　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

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于後世 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 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 皇明寳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記録之隨類增入尋以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辛子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 上以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嶽子太子洗馬紱爲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嶽從子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嶽後坐藍黨死、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　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　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切　上得奏即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　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

語峻潔、 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 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討、明年、卒、公温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爲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修、尋復爲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爲敘、時撰千家姓、公爲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布

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爲非禮矣

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旨，謫教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治體，可備

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　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　上面命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　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　東宮、免卿等早朝、日晏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爲美談、何爲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紳後至、授陝西鄠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耒自食、受易吳澂、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鈔、安吉

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貝瓊、隱居殳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 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录上初起兵，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

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偽，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

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詿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决斷者以為非淵德海涵者以為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卹賻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眞公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

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巳上爲中三科巳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公一筭晝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公得上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 上毎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 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 召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友人趙奎王才畧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献滄從 上渡江取釆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

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　上喜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材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應對詳慎 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 懿文太子卒 上意在 文皇嘗問公對曰 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卽立 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 上頷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 上省躬錄初 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錄既又

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婿趙勉爲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多諛詞織巧命公及右賛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筴事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潁淮之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　高帝爲濠帥于與大校以計得元横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上問知爲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爲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胏腑而中耤持牘者爲關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敗皮之不存毛

又安傳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遷爲參謀自是益專精爲　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爲　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羯挾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子興中流言內疑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　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興亦不復强奪子興死　上代總其兵塡和陽而元衆尤盛王子秃堅樞密絆住箕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

曰、敵至譴自保、　上悉俘取其衆歸、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乃大悅曰、純謂而壓壓握笄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竢、適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艘、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旣破蠻子海牙、長驅泛牛渚、拔釆石、遂乘勝取太平、　上之發釆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逵、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

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為更誘

之　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
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
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
中書省叅知政事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
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
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
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
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
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既

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東民不爲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　上即帝位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亡筭　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之力衆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

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 上御新宮、告于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奉 四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 太廟、尋立 妃馬氏爲皇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爲中書令、 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

制　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　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與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　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維谷無所見

績然　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絶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　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剸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不能專平叅議李飲氷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

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㫤楊憲汪廣洋胡惟庸㫤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勌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冢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　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牛醴茗粲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畧毋使

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仲佐皆爲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　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怨

忽不自得。壽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問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

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船挾詐害　上而掠武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

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夾右大夫安然罷歸復 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巳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

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
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
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
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
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龍蟠
尭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 不許仍手詔慰諭
之召詰 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
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以慰太師心
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柰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死、佑仲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䘏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

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能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

子之間或至相挾以興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
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
變大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
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
胡能比蕭酇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
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
不與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宥法以寬
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邮 帝之恩德不

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詳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贄曰、善長安敢望蕭酇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令酇侯獨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愼、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僅僅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遂至械繫、累不念故人

勳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度者哉吾以爲必如我　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我　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後者曾有若是否也　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爲之者也而善長諸臣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駙馬所尚者　馬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闌出境與雖　馬后亦不勸其私所親以爲天下榜樣亦太

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到此時豈有未知　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　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眷戀崇貴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茅當四十一歲時救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死牖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哉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

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偃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自處于劉誠意之下則帝必喜且夫歲入献米五千餘石何人不贍也推其半以分給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福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禍滅福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蹶自隹然以陳于我　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附 葉伯巨　鄭士利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喜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

吾猶將言之況有　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與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三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illegible]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

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借亂、此人所未
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
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
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
相乘 上喜、乃敢奏、 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其
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
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
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
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

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上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　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欠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　天子殺無罪旗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

言、吾亦不恨、其兄免亦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

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爯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

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　天子怒必
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
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
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
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
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
且吾業既爲　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
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續藏書卷二終